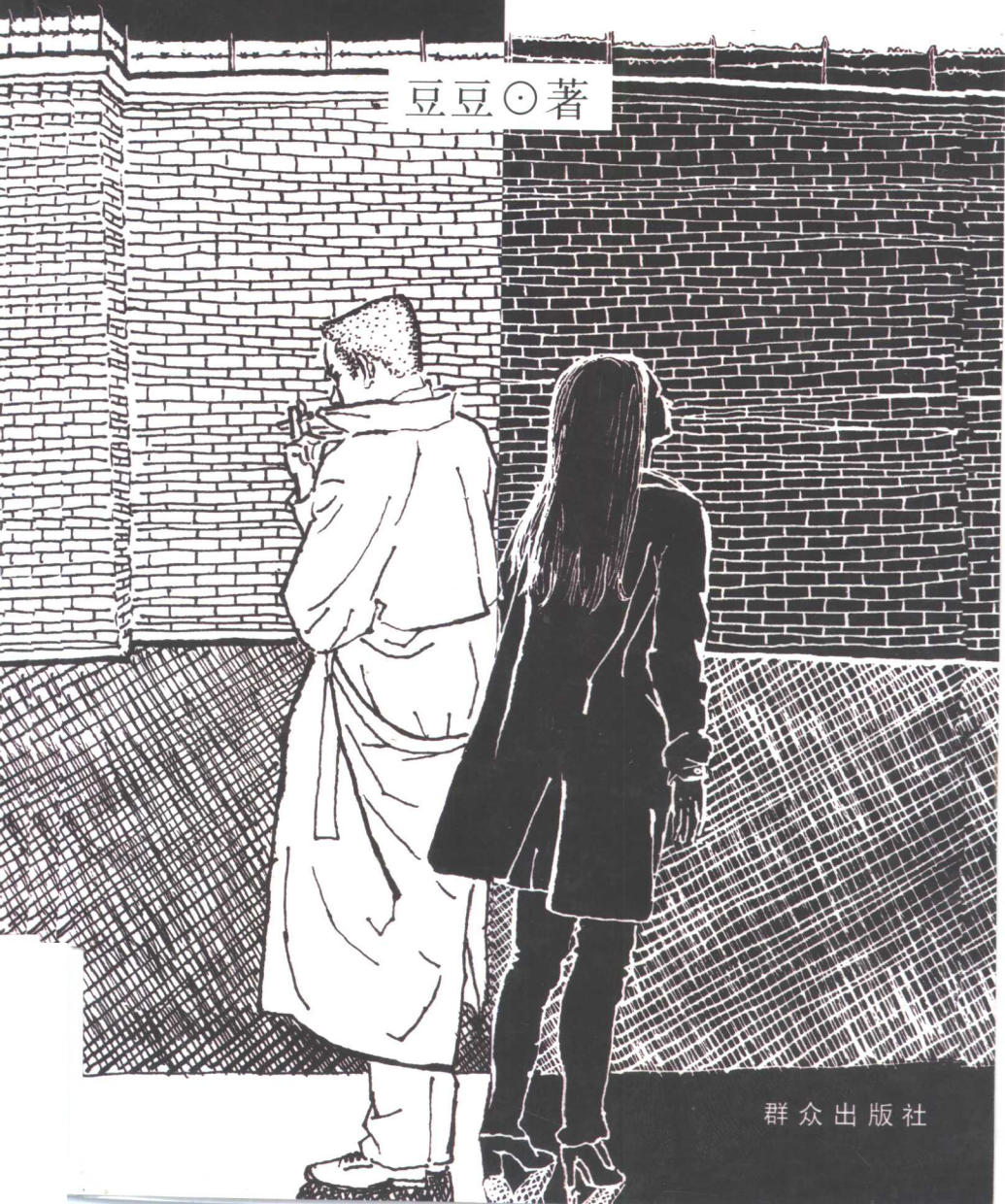


# 背 叛

豆豆◎著



群众出版社

# 背叛

豆豆◎著

策  
划：

啄木鸟杂志社  
北京康乾风文化有限公司

影视出品：  
北京同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叛/豆豆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0.4

ISBN 7-5014-2169-2

I. 背… II. 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6285 号

**背叛**

豆豆 著

---

策 划/啄木鸟杂志社 北京康乾风文化有限公司

策 划 人/易孟林 刘 春

影视出品/北京同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 西 易孟林

封面设计/王紫华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50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6 次印刷

印数: 29001—32000 册

---

ISBN 7-5014-2169-2/I·876 定价: 24.80 元

---

## 内 容 提 要

某公司总经理宋一坤突然被捕，没有人想到这是他为了保全实力，自己把自己策划入狱。年轻聪颖的女记者夏英杰受朋友之托前去探监，竟然对宋一坤一见钟情，不能自拔，于是自己策划自杀。她以死相威胁，终于赢得了宋一坤对她的臣服。然而宋一坤此时已囊空如洗，他真的愿意就此把男人的生存筹码押在一个女人身上？

宋一坤开始策划一个庞大工程。他在夏英杰完成了长篇小说创作后，携书稿去了一趟北京，途中安排好友方子云研制一项专利，并顺便对江州皮革厂的地理位置考察了一番，又插空去了一趟上海。然而，不久方子云的合作伙伴携600万巨款潜逃，受骗农民中不断发生流血事件，方子云受良心责备自杀了。夏英杰了解内情后大为震惊，当机立断胁迫好友叶红军倒戈，秘密退还赃款，亲手使她自己的心上人宋一坤精心策划的即将合龙的工程瞬间陷入绝境。

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宋一坤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是一个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是一部大变革时期的灵魂忏悔录！在弥漫着情爱与血腥的商战中，只有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光芒四射！

BAB 62 / 55

特别推荐：



一部破解高智商犯罪的力作！  
一部大变革时代的灵魂忏悔录！

一部引发了一场影视改编权  
争夺战的力作！

这是一个发生在世纪之交的  
惊心动魄故事。在新世纪里把  
它捧呈于亲爱的读者您的面前，  
您将看到：

一个自己把自己策划进地狱  
的囚犯！

一部大变革时期的灵魂忏悔  
录！

背叛——众叛亲离之后，他不  
得不背叛自己！在弥漫着情爱与  
血腥的商战中，只有人类良知与  
正义的光芒四射。

ISBN 7-5014-2169-2



9 787501 421695 >

ISBN 7-5014-2169-2/1·876

定价：24.80 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看守所灰色的高墙布满了电网，监视塔和大门旁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卫，在这座囚禁罪恶的建筑里，每一根铁栏、每一块青砖都被刻上了法律的沉重与威严。

此时的夏英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极偶然而又极不情愿的“帮忙”，竟然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无论血溅罗衫还是魂销爱河；无论铁幕横尸还是临危决断……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等出租车停稳后，夏英杰拎起一兜物品下车，并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一旁等候。她站在门口下意识地往看守所那幢灰色大楼望了一眼，竟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浑身不自在，似乎自己的人格也顿时矮了许多。她禁不住又一次在心里发问：以“前卫诗人”的清高，怎么会有这里面的朋友？

夏英杰走到门岗，警卫拿起电话向里面通报。片刻，来了一位中年警察，他打量了夏英杰一眼：“宋一坤正在接见室和他妻子见面”。

警察的眼神分明在说：如果会引起麻烦的话，你可以改日再来。

夏英杰对这种善意的暗示报以会意的一笑，解释道：“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只是受人之托顺路来送点东西。”

“好吧。”警察同意了。

于是，夏英杰填写完来访登记，便跟着警察进了院内，到一

间挂有“接见室”牌子的门前。

接见室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中间是由几张桌子排成的长案，内侧靠墙摆着长椅，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男一女对面坐着，男人手里燃着一支烟，女人看上去颇有身份。

女人注意到有人进来，以为是其他犯人家属来探监，并没有理会，还继续她的对话，她极耐心而又极不平静地说：“一坤，我从北京一千多公里赶来看你，即便是普通朋友，你也该说点什么，况且我现在从法律上讲还是你的妻子，虽然我以前伤害过你，但都过去两年了，而且我也道过歉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和好呢？”

男人语调平淡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会随机应变，你也不要乘人之危。”

接着，两个人都沉默了。

夏英杰马上向男人问道：“请问，你是宋一坤吗？”

女人闻声站起来，两眼立刻警觉地盯住了夏英杰。

夏英杰皮肤白皙，身材修长，一张好看的脸上有一双令人为之倾倒的眼睛。她长发披肩，轻妆淡抹，身穿牛仔裤、运动鞋和一件挽起袖子的休闲衫，她的装束与她的青春美貌融合在一起，有一种看似不加修饰、实则高贵淡雅的气质美。尤其是她那双眼睛，沉静、自信之中似乎又包含着一缕淡淡的冷峻。

女人的目光由惊疑、敌视迅速转换为冷漠和平静，她把目光移向男人，语气柔和地说：“一坤，既然你有客人，我就先走了，以后再来看你，多保重身体。”

女人说完，从容地拎起桌上的皮包，平静地离开了，那种从容，似乎房子里并不存在第二个女人。桌上留下一堆高档食品和香烟。

男人站起来问夏英杰：“你是谁？”

夏英杰答道：“我是方子云的同事，《玉南日报》记者，因

为有采访任务路过上海，方子云托我顺路给你送点东西。这是方子云开的购物单，我是照单办事。”

说着，她把拎着的物品放在桌上。她站着，准备马上离开这里。但她怎么也无法将方子云与眼前的这个人联系起来，这种困惑使她不得不去仔细打量这个人。

宋一坤中等身材，相貌找不到一点可以引人注目的地方，白净的脸庞略显消瘦，像个书生，而眼睛却深邃得似一口探不到底的古井。他穿着很普通，白衬衣外面罩着一件羊毛衫，下穿蓝裤子、黑布鞋。他神态非常平静，好像不是被囚禁在监狱里，而像是待在自己家里。但是，不管这个人外表看上去怎么普通，夏英杰还是洞悉到了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的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淡漠。

这与夏英杰的想像完全不同，因为从影视片里得来的印象，囚犯一定是光头、面色死灰、一副丧家犬的样子。

宋一坤看了一眼单子，只说了一声“谢谢”便没了下文，也不知是谢夏英杰还是谢方子云。

夏英杰说：“方子云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他打算还俗了，提前在你这儿挂个号。”

宋一坤沉默。

夏英杰道：“他希望你能表个态，以免日后当面拒绝面子上不好看。”

宋一坤停顿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夏英杰只觉得心里怦然一颤。

夏英杰等着他说下去，见他并没有继续说的意思，便问：“我就这么转告他？”

宋一坤点点头。

“那我就告辞了。”夏英杰礼貌地点点头，便转身离开了。这次见面一直是站着进行的，前后不过三分钟。



出了看守所大门，她发现那辆出租车不见了，只有一辆原先就停在路边的黑色“皇冠”轿车。她站在路边向来路张望，不相信司机会不辞而别，因为她还没有付出租车费。

这时，“皇冠”车门开了，释放出一曲悦耳的轻音乐，随之下来一个女人——宋一坤的妻子。

“夏小姐不必找了，是我让出租车走的，请你坐我的车回去，请吧。”

夏英杰知道，对方一定是看过门岗的出入登记簿了，而且其用心不言而喻。尽管她可以理解这种行为，眼睛里还是掠过一丝不悦。

“为什么？”

宋妻不卑不亢地说：“请夏小姐顺路谈谈。做为宋一坤的妻子，关注一下与他接触的女人，不过份吧？”

夏英杰仔细端详眼前的这个女人。

此人二十七八岁，身材、相貌十分标致，服饰简洁、华贵而富有品位，端庄之中流露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沉稳。

夏英杰不再说什么，大方地向轿车走去。

夏英杰与宋妻并排坐在后座。司机驾驶着轿车平稳地上路了。

“我想，关于我的身份就免谈了吧。”夏英杰平静地说，“我们是去采访玉南油田的一支海上钻井队，需要从上海转程。这次采访，电视台派出三个人，报社来一个，就是我了。出发前报社的一位同事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一张购物单，托我返回的时候顺便替他看望个朋友。就这些。”说完，她看着宋妻，眼神在询问她：“还有什么要问的？”

宋妻点点头，笑着说：“你的那位同事一定是方子云喽，满脸胡子，神神道道的。”

“你认识他？”夏英杰问。

“他和一坤是同学，我跟一坤在江州的时候，子云来过家里几次。”宋妻说。

夏英杰从包里取出六十元钱递给宋妻，说：“出租车费是我跟司机事先谈好的，包括空车等人在内一共六十元。这钱不能由你出，请收下。”

“见外了。”宋妻将钱推回去，笑着说：“上海这一见，也算一点朋友的缘份，以后我和一坤到了玉南不也多了个管饭的地方嘛。”

夏英杰觉得再推让下去没有意义，只得把钱收起来。

“夏小姐哪里毕业的？”宋妻消除了疑虑，似乎为了避免冷场才主动找话题。

“北大。”夏英杰答道。

这时，坐在前面的女秘书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邓总，上个月来公司找你的那个法国朋友，据说也是北大毕业的。”

“你是说罗菲尔小姐？”宋妻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我在巴黎留学时偶尔认识的，一面之交，谈不上朋友。”

夏英杰丝毫没有谈话的兴致，心情虽然不是十分恶劣，却也着实有几分不快。她能感到来自身旁这个女人那种只可意会的压迫。她把视线移向车窗外，好象漫不经心地观望热闹的街景，心里暗想：这车是往哪里开？怎么不问我的住址？

轿车在一座高级饭店门口停下，司机告诉宋妻：国际饭店到了。

身着红色制服的门童动作规范地上前拉开车门。宋妻与夏英杰握手，歉意地说：“对不起，今天打扰夏小姐了。我还有事，先下车了。”

宋妻下车后，对女秘书说：“你替我送送夏小姐。”正当她要转身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夏英杰，“夏小姐，以后在北京若有什么难处，请一定来找我，再

见。”

夏英杰被动地接过名片，眼看着宋妻步态从容地走进饭店。轿车重新启动后，女秘书才问：“夏小姐住哪家饭店？”

“光明宾馆。”

小丽想了一会儿，摇摇头：“没有印象。”

“那只是一家普通宾馆，够不上星级。”夏英杰说，“我是第一次来上海，认不得路线，边走边打听吧。”

她脸上平静，心里却在嘲讽自己：这个闲事管得真窝囊。再看手中的名片，上面印着精美的一行字：邓文英，北京梦妮奥时装总公司副总经理。

## 二

玉南市地处中原，历代以黄河水灾为患。这里原是一片饱经战乱的荒滩。闭塞、贫困，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大油田，或许至今还很少为人所知。自从十几年前那场著名的石油会战开始，随着二十万职工、家属各路云集，过去的穷县便在一夜之间神话般地变成了城市，这块土地也因石油而在全国小有名气了。

夏英杰顾不得回家，只在集体宿舍过了一夜，第二天便上班了。她匆匆上班，并不是因为这篇报导，而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促使她急于要见到方子云，一种第六感觉，一种模糊而又飘浮不定的东西像幽灵一样在她潜意识里游荡。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似乎本能地要捕捉到什么，却需要时间去证明那个空泛的感觉。

夏英杰来到报社，直接上文艺版编辑室去找方子云，她推门进去，对方子云笑道：

“方大人，民女讨债来了。”

方子云三十多岁，留着长头发，满脸胡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身穿越野装，是人们在影视片里常看到的那种具有艺术和学

问象征的作派。他性情怪僻，不善交际，终日与香烟、烈酒和诗歌为伴，先后发表诗作三百余首，素有“前卫诗人”之称，在海内外诗坛颇有名气。

所谓“前卫诗人”，是指那些极少数走在诗歌创意最前沿的诗人们，代表着诗歌创作的最新走向。这些人大多都不太富裕而思想境界极高，对诗歌的迷恋，决不亚于一个教徒的虔诚。同时，这些人还常常具有某种疯子的特征，很难为俗人所理解。

方子云离婚后一直是孤身一人，他的妻子也正因为忍受不了他的嗜酒、怪僻和入不敷出，将他定性为“不是过日子的人”，结婚不到一年便离他而去，他倒也落了个自由自在。

夏英杰取出十几张购物发票放在桌上，又道：“一共花了二百零四元，你付给我二百元吧，零头就免了。”

“不多，不多。”方子云坦白地说，“我算计着不止这个数。”

“当然，出租车费给你省了。不过，代价太大。”她仿佛又感受到了轿车里那种被压抑的感觉。

方子云并没有在意。他自顾从衣袋里掏钱，数完了二百元之后，手里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见到一坤了？”方子云问。

“岂止是见到了，还被人当成第三者审查了一番，这就是给你省出租车费的代价。”说着，夏英杰把那张名片递给他。

方子云接过名片一看，笑了：“这么巧哇，那你可是撞到枪口上了。邓文英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我领教了。”

“哦，感觉如何？”

“怎么说呢？”夏英杰想了想，说，“好像总有一只手在不停地往上托你的下巴，使你不得不仰着脸看她。其用心无非是让你自卑、让你知趣、让你有点自知之明。”

“一点小误会。女人嘛，可以理解。”方子云说完，话题一转

回到自己关心的问题，“你把我的想法都和一坤谈了？”

“谈了。”夏英杰说，“我与他见面最多不超过三分钟，他也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无意中听到的，他对邓文英说‘我不会随机应变，你也不要乘人之危’。再一句就是让带给你的，他说‘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唔——”方子云略想了一下，分析道，“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摆事实讲道理。这里面就有学问了，不管将来出现什么不好的结果，都是我咎由自取。”

夏英杰拿起桌上的名片放进包里，看似要告辞了，却没有动身，看着方子云问道：

“我可是给你打了一回短工，你要不要表示一下？”

方子云一笑说：“不出所料，我准知道你得敲诈我。先记账行不行？开支那天我一准儿请客。眼下你都看到了，我除了一颗真诚的心，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我请你吃饭。”夏英杰语气平淡地说，“晚上我打算在红房子酒家请你，你能来，就当做回报我了。”

红房子酒家是高档餐厅，大多为有身份的公款食客所光顾，极少有人自费用餐。方子云抓起桌上的发票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里，不屑地一笑说：

“打住。这等玩笑开不得，我这人特别容易当真。”

“不开玩笑。”夏英杰认真地说，“剑南春酒如何？不委屈你吧？”

夏英杰在本市最高级的酒家请客，又是在对方欠她人情的背景下，这使方子云有些不敢相信。他睁大眼睛看着她，当从她镇定的脸上确定此事当真时，他本能地警觉起来，谨慎地问道：“什么企图？请你也明确一下主题，这酒恐怕喝不得。”

夏英杰沉默了片刻，说：“我想了解一下你的那位朋友。”

方子云一怔，问：“出于哪方面考虑？”

“好奇，或者别的什么。这要取决于我的感觉。”夏英杰平静地说。

这回该轮到方子云沉默了。夏英杰的思维敏锐和善于洞察是报社同仁所周知的，联系刚才谈话的某些内容，他似乎已经窥视到了她的潜在动机。虽然他并不知道夏英杰被当成第三者受到审查的具体细节，但是以他对这两个女人的了解他几乎可以断定：邓文英一定是用了小聪明办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蠢事。那么，挖银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考虑了很久，然后自言自语道：“如果说邓文英不简单，那你夏小姐就是不得了喽。”

“这就是说，你接受了。”夏英杰说。

“对朋友的起码道义我还是有的，”方子云严肃地说，“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事态，这个酒我可以喝。”

夏英杰当即说：“那就一言为定，晚上七点半餐厅见面。”

她离开编辑室，匆匆奔向打字间。

她坐下来开始在电脑上整理素材，但注意力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敲击键盘的手指好像不属于自己了，屏幕上的文字屡屡出错。她的心已经开始乱了。

### 三

“红房子”酒家坐落在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边店面林立，到了晚上，这条街就成了霓虹灯的河流，不断变幻着的各种光彩将夜幕点缀得五彩斑斓。闪烁不定变幻莫测的灯光似乎又勾勒出一个浮躁的时代。

“红房子”餐厅内以红为主色，环境幽雅，桌上铺着洁白的绣花桌布，做工精美的餐具在柔和的灯光下微微闪光，使人感到舒适、惬意。

在这座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里，夏英杰和方子云也称得上

是知名人士，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尽量避免熟人的打扰。同时，也只有这种环境才可以说明谈话主题的规格和严肃性。

方子云拿起那瓶“剑南春”酒好一阵欣赏，先吃了一口凉菜，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情不自禁地说：“好酒。”

方子云自斟自饮，连喝了三杯，把空杯往桌上一墩，这才说：“吃了，也喝了，就由不得我了。你我同事三年彼此都了解，不必兜圈子。你有什么动机那是你的事，我无意成全你，也不会坑害你，我只遵循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之前我反复考虑过了，因为宋一坤这个人不是用好或坏就可以说明的，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一件不该说的事，但有一个条件：无论今后发生什么变化，这件事你只能烂在肚子里，带到棺材里。”

夏英杰郑重地说：“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你。”方子云点点头，他摸出一支烟慢慢地点燃，慢慢地抽。事关重大，他需要稳定情绪。许久，他开口了，“宋一坤是因偷税罪被捕的，但他并没有偷税，偷税的是别人。他是因为有人举报他才被捕的，但根本没人举报他，举报他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把自己策划进监狱的人。”见夏英杰不语，方子云倒上一杯酒，但没喝，接着说：“宋一坤是上海东方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被捕前半个月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便秘密去了上海，在上海只待了几个小时，那封偷税二十万元整的举报信是他亲笔草拟的，由我抄写一遍。我把匿名举报信投进信箱后当晚就离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夏英杰心里暗暗吃惊，甚至感到恐怖，她好像看见一个物体在从容地下沉，沉到普通人的眼睛和意识无法触及的深度，而这深不可测之中却蕴藏着可怕的锋芒和能量。

夏英杰屏住呼吸沉思了片刻，紧张地问：“是什么样的需要使他必须到监狱里躲起来呢？”

“不知道，或者说不该我知道。”方子云回答道，“一坤有他

做事的章法，举报不法行为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这个界线，他事先已经给我划定了。”

夏英杰领悟地点点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才感慨地说：“看得出，他是把你当成真朋友了。”

“一个不成器的穷朋友。”方子云刻意地补充一句。

夏英杰想说“不能以穷富论英雄”，但没有说出口，因为方子云已经打算弃文经商了，目前只是个时间问题。时代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在改变，眼前这个曾立誓要固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前卫诗人，终于也动摇了，要下海、要发财、要做一个俗人。夏英杰从这位诗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不知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他是不是黑社会的？”夏英杰问。

方子云哈哈一笑说：“你想哪儿去了？我告诉你，真正说起来宋一坤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叶红军，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叶红军对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早就出国了，先是在奥地利，后又移居意大利。”

夏英杰又问道：“宋一坤为什么要离婚？”

“为了一句话。”方子云饶有兴致地说，“邓文英有一次在气头上说出了一件一坤不知道的事。她说，别以为当初是我要追你，看上你的不是我，而是我爸爸。她父亲是省交通厅长。”

“就为一句气话？不能成立。”夏英杰说。

“当然，那只是个引子。”方子云说，“我以为，邓文英始终摆脱不掉的是那股居高临下的俗气，可能是他们婚姻基础的致命伤。”

“那么，宋一坤是什么背景呢？”

“穷山里穷村子的穷孩子。”方子云感慨地说，“论学历、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一坤是无法与邓文英相比的，难怪有些老同学见到我说：宋一坤这小子不识抬举，天生的贱命。”



接着，方子云简要介绍了宋一坤的身世——

宋一坤出生在山东泰山腹地一个贫苦的小山村里，三岁丧母，十一岁失去了父亲，从此与姐姐宋宝英相依为命。自江州大学毕业后在省日报社做了三年记者，被省交通厅长看中调入交通厅任厅长秘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厅长的女儿邓文英。邓文英毕业于武汉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后到法国进修了三年服装设计，任北京梦妮奥时装总公司副总经理。邓文英是受父亲的影响嫁给宋一坤的，婚后宋一坤调到省经济委员会工作，邓文英一直看不出丈夫有什么事业心，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而此时的宋一坤也陷入了窘迫之境，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抱了女人的大腿才得以有今天的，这种环境实际上已经断送了他，他的任何努力都会因为邓文英的家庭背景而统统变质。于是宋一坤提出离婚，不久又辞去公职，到上海组建私人公司。

夏英杰心里想：能让方子云这样心高气傲的人用如此的语调去评论的人，是要有点资格的，而轻蔑邓文英这样的女人，也是需要有点资格的。宋一坤的眼神里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沉稳，那沉稳像磁场一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许，那种东西就叫魅力。

“好了。”方子云笑道，“该讲的和不该讲的，都告诉你了，我也算是没吃白食。”

夏英杰突然问道：“你为什么要把宋一坤的情况告诉我？你完全可以不告诉我。”

“真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方子云笑着摇摇头，端起杯子喝了一杯酒，身体往后一靠，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这算是给你帮忙的话，这个忙是有副作用的，在宋一坤看来，好像我要利用某种势态去企图什么，这会玷污了我们之间的君子之交。但我还是帮了你，因为我相信你决不是为了财富可以出卖自己的人，而且我也告诉你，到目前为止宋一坤手里并没有多少财产，比起那